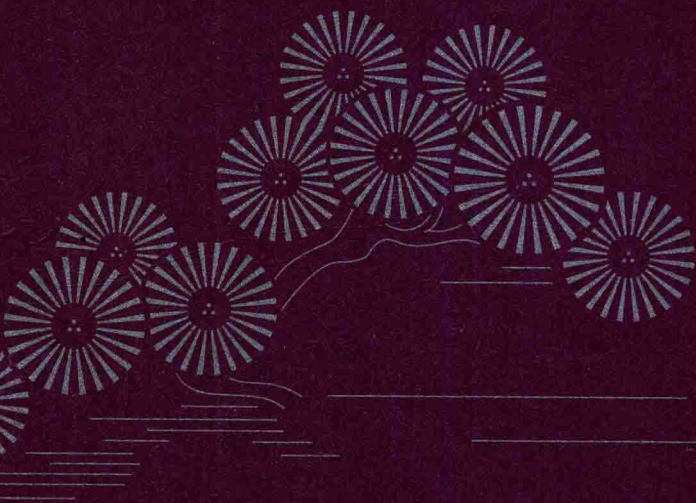


阿丁——著



# 戾作人间语



作家出版社

厌作人间语

阿丁——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厌作人间语 / 阿丁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11  
ISBN 978-7-5063-8747-7

I. ①厌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39407号

## 厌作人间语

---

作 者: 阿 丁

责任编辑: 赵 超

装帧设计: 周伟伟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 × 185

字 数: 140千

印 张: 7.625

版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747-7

定 价: 35.00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姑妄言之姑听之，豆棚瓜架雨如丝。  
料应厌作人间语，爱听秋坟鬼唱诗。

——清·王士禛《题聊斋志异》

# 目录

- 001 · 厌作人间语
- 008 · 天注定
- 032 · 乌鸦
- 056 · 蚕
- 060 · 六指
- 079 · 酒鬼
- 091 · 拉钩儿
- 102 · 世上最丑的海难幸存者
- 121 · 父亲的笑
- 126 · 新陈代谢
- 133 · 大师与鼠妇
- 143 · 你有那么好的命吗？
- 158 · 婚礼
- 160 · 好人
- 163 · 一丈青

- 164 · 遗言
- 165 · 紧箍咒
- 166 · 断舍离
- 167 · 群众演员
- 170 · 仁政
- 171 · 弃世者
- 172 · 祭品
- 174 · 训诫
- 175 · 非虚构
- 176 · 存在主义与撒尿
- 179 · 剧本
- 182 · 一个纳粹的阅读简史
- 187 · 日记三则
- 189 · The Meaningless
- 191 · 收藏家
- 194 · 一对近义词的区别
- 197 · Mystery Potion
- 201 · 独白接力
- 205 · 她
- 211 · 鼠小僧与猫
- 216 · 震后
- 227 · 真人
- 231 · 跋 除了人我现在什么都想冒充

## 厌作人间语

---

傍晚，在老地方发呆。不知何时，一个老头出现在另一半长椅上。

老头手里一把折扇，扇面上五个隶变体墨字：

### 厌作人间语

“你不知道吧，我是个死过一回的人。”

他撩起汗衫，胸骨处有个纵向的伤疤。以我手为尺，得有一拃半。“心脏的毛病，开了胸，手术做了大半天，刚送回病房就没气儿了。”

“那您——”

“又活了是吧。”老头揸着五指，手腕外旋又内扣。明白了，这手势意指阴阳两界的往返。“就电影里头那个，那叫啥玩意儿来着（除颤器，我说），嗯，是这名儿，一对儿，摁我胸口上，一按电钮，腾腾地，我就往起蹦——我

儿子说爸你打床上弹起来好几回都没动静，脸都死人色儿了。眼睁睁没救了，大夫都放弃了，喊我儿子到医办公室签字。完事儿正要推太平间呢，你猜怎么着——”

“您缓醒过来了？”

“是啊是啊，停止抢救得有半个多钟头了吧，我这老心老肺居然又开始工作了。后来闺女跟我说，护士进来收拾，刚要拔插头，发觉我的心电图又开始蹦跶了。也多亏了医院黑，你不是下诊断说我都死透了么？监护仪就不撤，多开一分钟就多收一分钟的钱。也亏了没撤，总之算是我命不该绝吧，又活过来了。”

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您老命大，阎王爷不收您。”

“嘿，还真让你说中了，说了归齐还真不是命大，”老头弹嗽一声，头凑过来，压着嗓子说，“你信不，我还真到阴曹地府溜达了一圈儿，这话我跟谁说谁都说我神经病，没辙，你要是信我就跟你念叨念叨，要是不信我就——”

“信，您犯得着骗我吗，您说是吧？您老给讲讲吧，想听。”

“得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没什么顾忌的了。你这人还不错，现如今没几个人爱跟我们老家伙唠嗑了，嫌烦。”老头说着说着停了，直瞄我手里的烟盒，“你这外国烟啊，没见过，挺贵的吧。”

“韩国的，便宜。您，要不来一颗？不是舍不得，是



怕您——”

“来一颗。”老头直接把烟盒拿过去，抽出一支，我给他点上。“你是担心我动过大手术是吧？没事儿，我心里有底，阎王爷亲口告诉我了，还有十年阳寿呢，生死簿里我那页都亲眼瞧了，白纸黑字，别说你这烟，抽大烟都没事儿——话说你这烟，劲儿可不大——”

“嗯，劲儿小，尼古丁焦油含量都低。”

“咱接着说。那天还真有俩小鬼儿把我魂儿勾了去，我都飘起来了，扭头一看，身子还躺床上呢，插了满身管子。后来忽忽悠悠地，就觉着钻进了个筒子似的东西。那叫什么来着，年轻人都知道的那玩意儿，对对对，时光隧道，还带色儿的呢，脑瓜顶、脚底下，跟彩虹似的，根本就不像聊斋里说的黑漆麻乌的，那叫一个漂亮。话说俩小鬼儿夹着我胳肢窝，嗖嗖地飞，说话就到了。阎王殿也跟书里写的不一样，不是那么阴森森的，亮堂着呢。俩小鬼把我扔地上，就列立两厢。跟你说吧，打小我就胆儿大，不怕官不怕场，我支着身子四下打量，阎王坐正中，身子前头烟雾缭绕，跟舞台上放的白烟似的，看不真着。旁边的判官小鬼儿牛头马面倒瞅得挺清楚的，模样是戏里的模样，穿戴却都是现代的，款式像是那种中华立领。数小鬼儿最有意思，穿的跟迷彩服似的。判官是一身灰不拉叽的中山装，瞅着挺严肃，跟机关干部似的。这时候，牛头马面过来把我提溜起来，押我到一整面墙那么大的玻璃前让

我看，可把我吓得不轻，这回书里说的还都是真的，刀山火海下油锅、拔舌地狱什么的，全有。还有个叫牛坑地狱的，凡是上辈子杀牛宰羊、残害牲口的，这会儿全在坑里嗷嗷叫唤，不像人声。有个胖子我还认识，他活着的时候我老买他的牛羊肉。坑里有猪牛羊狗骡马驴，还有鹿，都撒着欢儿蹦跶，不踩成肉泥不算完。看差不多了，又把我提溜回来，饶是我胆大也瘫地上了。这时候阎王爷开口了，说话嗡嗡的，跟坝发出来的声似的，倒还能听清。反正是历数我干过的不好的事呗。你这岁数应该没赶上，我那会儿比你现在年轻，一号召就干呗，热火朝天的，谁他妈知道过了些年就成坏事了啊。刚要争辩，就见阎王爷的大手打雾里伸出来一挥，我嘴就张不开了，跟拿502胶粘住了一样。他说我阳寿尽了，下辈子罚我当羊，吃一辈子草，养肥了就宰杀，千刀万剐片成片儿让人涮着吃。小鬼儿们就抬个架子过来，搭着一摞一摞毛皮，猪啊羊啊狼啊狗啊穿山甲，啥品种都有。我心想，嗨，阎王爷这是要开皮草行啊。我是又好奇又怕，只听他一声令下，就从队列里蹦出仨小鬼儿，俩反拧我肩膀，一个扯下张羊皮就往我肩上搭，刚搭上个边儿，判官捧着本大册子说话了：‘回禀大王，卑职查了他的档案，发现他多年前曾救过一个小童，有活人之德，按我冥律可抵罪。’我一听就乐了，还真有这么回子事。好像就是‘批林批孔’那年夏天，我跟我发小儿去玉渊潭游泳，刚下水，见有个小人儿

扑腾，眼看要沉底儿了，就一把扯上了岸。孩子不大，约莫五六岁，轻，凑巧就在我眼皮底下，实话说也没费什么劲儿。我给他拍了背，抠了抠嗓子眼，那孩子吐了几口水，也就没事了，说了个‘谢谢叔叔’就走了。判官要是不说我还真没想起来。刚要下水游泳，我那发小就骂我缺心眼：‘你他妈傻呀，也不问问那孩子家哪儿的，让他家大人给你写个表扬信、送个锦旗伍的，你丫不就成了英雄了吗？得，过这村没这店了。’我一想也是，想穿衣服追，可哪儿找去啊，那孩子早没影儿了。当时懊悔得我哟，甭提了。可你还别说，谁知道什么时候哪块云彩下雨呀，你瞧我都到阴曹地府了结果判官把这码事翻出来了，要不我这会儿都他妈羊肉片了，指不定被谁涮着吃呢。唉，话说回来人这辈子还真得多行善事，你可以不求回报，可说不定哪天、在哪件事儿上就回报了你。这不，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——闲言少叙，咱接着说。阎王爷接过档案，瞧我那页，核实无误之后，就吩咐小鬼儿放了我。结果您猜怎么着——羊皮都搭我肩膀上了，就那么一不大点儿的工夫，长一块儿了，一个小鬼儿根本就扯不动，四五个一起上，数着一二三猛一使劲——‘刺啦’一下子，疼得我哟，那罪可真不是人受的，不过疼就疼吧，总比变羊好吧你说。你瞧瞧，就左肩膀这儿，你摸摸，是不是跟老羊皮似的？”

“嗯……还真是。”

“羊皮扯下来，判官和阎王爷又训斥我一顿，跟在阳

间的单位领导训人也没什么两样，反正就是让我从今往后好好做人，别为非作歹，你说我一老百姓能干出什么坏事来呀，随大溜儿呗。可我知道这会儿不是我说嘴的时候，阳间阴间一样，你可别轻易插嘴，更别跟领导抬杠，你就不停点头，嗯啊对是，人家说什么咱听什么。于是乎，没料想还有一桩意外之喜，鉴于我救过那小孩，阎王爷恩典，额外赐我十年阳寿。我心想这回可赚了，正美着，小鬼儿猛地推我一把，一脚踩空，眼前一黑，紧接着就没知觉了。再醒过来还在医院躺着，根本没动窝，心电图又开始蹦跹了。你说我这命——”

“大爷，对不住，打断您一下，”我说，“您好好瞧瞧，还能认出我来不。”

“你是——”老者上下左右打量我，“我们认识？”

“就没觉得眼熟？您再好好瞧瞧。”

“这么一说……还真有点儿眼熟，莫非是……在哪儿见过？”

“您想不起来也不意外，都三十多年了，换谁谁也认不出来。”

“莫非你是——”

“是啊，我就是七四年被您在玉渊潭救的那个小孩。”

“啊？不会吧，天底下还有这么巧的事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，还真是奇了，不过比起您这奇遇，咱爷俩重逢也不算什么了吧，您说是不？”

“还真是……你都这么大了，嗨，我也是老糊涂了，这都小四十年了——”

“大爷，我得先请您原谅，那会儿我太小，不懂事儿，回去也不敢告诉家大人，怕挨打。过了得有两三年我才跟我爸说这事，我爸一听就说要寻您，他说您是我们家大恩人，可是都过去那么久了，我爸一工人，没门没路的，哪儿找您去啊，唉。真对不住您。得，不在这儿说了，咱爷儿俩南门涮肉去，得请您好好吃点儿喝点儿。”

“得嘞，这还真得去。你稍等啊，我得先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们就别给我留饭了——话说你请大爷我一顿可不行，怎么着也得连请上十顿八顿的。”

“连请您仨月半年的都应该。回头我还得告诉我爸呢，我请完您，他接着。”

太阳在楼宇间渐渐隐去，起了微风。我搀着老头向饭馆走，一路说笑。假如路人的目光偶尔停留在我们身上，会认为这是一对父子。稍后，我和这老者将把酒言欢谈天说地，叙叙那些并不存在的旧。对我来说这轻而易举，我以虚构为生。

《聊斋志异·卷二·某公》

## 天注定

---

听到我身上甲叶子的声响了吗？爹。甲冑都遮不住的杀伐之声，大漠中飞沙的呼啸，箭矢破空，战马的嘶鸣。入夜，四周阒寂，还能听到垂死者被洞穿的喉咙血沫汨汨的声响。

可我还活着。

儿如今做了将军。那几个大气也不敢出的，是我的马弁。他们手里捧的，是东街悦来老店的状元红。羊脂玉的糯米，上好的酒曲，黛山的清泉，再加上红鼻头王老实的手艺，保准勾出你的馋虫来。这般醇厚甘香的花雕，爹你活着时也没喝过几回，如今让你喝个够。

“把酒肉尽数摆上，本将军要祭奠先父。”

马弁们拾掇着供品与香烛纸马，我环顾四周的山林。睽隔多年，这里倒无甚变化，草木苍翠，林莽绵延如海，那块蛤蟆样的青石仍蹲踞原处。小时候你只让我送你到此处，再往前一步，你就提刀恫吓我。我虽年幼，却也知爹

是唬着我玩的，爹的刀只杀虎狼与恶人，哪舍得劈砍在儿子身上——见我止步，你才憨憨一笑，径自去了。我爬上蛤蟆的背张望，直至爹的背影没入山石林木之间。

“孙儿，回家来——”

祖母又在喊我了，她总是这样。怕我进了林子迷了路，怕我被虎狼叼了去。怎么会呢？爹是四里八乡最好的猎人，他儿子又能差到哪去。

“你们可知，我本该是个猎人，在这山林里擒虎豹的。”

嘴快的马弁问，我不答，走向爹的坟。供桌已摆好，燃香烛，烧纸钱，卸下甲冑，跪下，磕三个响头。神三鬼四，爹，你该成神的，配享世俗的供奉。

而今你可以放心了，爹，那日你嘱咐我的话，儿一刻不敢稍忘。祖母已过世多年，无疾而终，没受什么罪。只是她老人家一句也没提起过你。祖母不是个硬心肠的人，只是怕我难过罢了，我又怎会不知。爹，喝了这坛酒吧，儿敬你的。

“看右首那座坟了吗？分些供品过去，待我再磕三个响头。事毕咱就席地而坐，此处有松有柏，有徐徐清风，正好吃酒谈古。”

方才说过，原本我该是这山中的猎户，如我父在世

时，猎虎豹卖兽皮为生，哪想到今日竟身在行伍。一切之缘起，正是刚才受了我三个头的，那座新坟里埋着的死者，叫作武承修的。我该叫他伯父，实则他与我家并无亲缘。武承修是城里的举人老爷，大财主，我父是穷乡僻壤的猎户，按说一辈子也不会往来，谁知有一日，此人竟贵足踏贱地，叩响了我家的门。

爹打开门。跟那人比起来，我父穿着寒碜无比，说来奇怪，原本我也不觉得。“叨扰了，在下武承修，世居城里恩扬坊。今日出门踏青，贪了些脚程，口渴难耐，欲借贵宅稍稍歇足，讨碗水喝，惊扰之处，还请恕罪则个。”爹瞧了瞧来人，点点头，让进屋。我家连个板凳都没有，爹就扯几张兽皮摞起，当杌凳给客人坐。又舀了碗水递他，那人接了，只抿了一口，就放下碗，起身抱拳道：

“敢问阁下可是田七郎？”

爹愣了愣，说是。那时我藏在门框后，拽了麂皮门帘遮了脸，偷偷打量客人，却被硝过的皮子呛了鼻子，打了个大大的喷嚏。我赶忙跑到祖母屋里。祖母正盘着腿坐在炕上做针线，见我进来，冲我做手势，我捂了嘴，钻进祖母怀里。

那人果然问了。“是犬子。”爹说。又问家里还有谁，爹告诉他，有我祖母，还有我娘。那人又说了些什么，我就听不大懂了，祖母似是听明白了，放下针线，下了炕，倚着炕沿侧耳倾听。“乡下人，不知礼数，孝廉公还是不



见的好。”爹说。我仰头看祖母，她闭着眼，脸向右边歪着，耳环微微晃。那人问爹一句，爹便答上一两个字，或不答，我猜爹只是点点头。就也下了炕，头钻出祖母腋下偷瞧，只见那人起身，从怀里摸出个小布包，塞给爹，爹推回去，那人又推回来——那是银子吗？我只见过一回碎银子，爹打了只豹子，银子是豹皮换来的。这时爹挑帘进来，也没看我，拉了祖母，压着嗓子说：

“娘，这是那人……给的银子——”

“不可收。”

“知道了，娘。”

“知道为什么不能要吗？”

“娘您说。”

祖母的嗓音越发低了，几不可闻。“朋友相交，谁若有了难处自然要相互帮衬。可如果人家对你有恩，就不是帮衬的事了，就得报恩。有钱人倒也罢了，不过是出些银子的事。穷人则不同，身无长物，只能拿命来偿。”祖母似是觉出自己声音高了，顿了顿，压低声音继续说，

“娘方才偷瞧了那人两眼，见他额上生着道晦纹，相书上说，生这纹的，多半要遭祸事——再者，儿你不觉得蹊跷吗？一个城里的举人老爷，跟咱不沾亲不带故，为何来结交你？又为何无缘无故给你银子？”

“娘，儿明白了。”

“去吧。”